

信宜“建军”往事 ——从游击小组到十五团

罗本森

追溯信宜“建军”的历史往事，至今令人心潮澎湃，斗志昂扬，激励更多热血志士，牢记初心使命，在新时代征程上砥砺前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信宜县武装组织和武装斗争，始于1927年举行的怀乡起义。从当初的农民军、游击小组、武工队，到游击大队、十二团，最后加入解放军序列的十五团，武装组织在战斗中一步步发展壮大。其战斗历程不屈不挠，革命先烈们浴血奋战，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游击小组的诞生

1927年春，信宜县先后建立两个区农民协会，100多个乡农民协会，拥有会员4万多人。5月，中共南路特委派朱也赤到怀乡召开骨干会议，宣布成立中共信宜县委员会，罗克明任县委书记。1927年12月15日，为配合广州起义发动了怀乡起义。200多农民军突袭团练局，冲入二区(怀乡)区署，活捉国民党区长周植盛，成立信宜县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怀乡区苏维埃政府。这次起义是一次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革命实践，也是上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各地举行的100多次武装起义中的一次。

由于国民党信宜县府将派大批兵力前来“围剿”，为避锋芒，几天后起义军被迫撤出怀乡，转入山区活动。到抗日战争后期，组织起十多个游击小组，计有队员200多人。1945年2月，集结游击队员40多人在镇隆举行桃榔起义，攻下桃榔东乡公所，但攻打桃榔西乡公所受挫失败。1946年5月，为了加快开辟信宜游击区，从茂南老游击区抽调20多名游击队骨干组成武工队夜间上信宜。加强了武装斗争，继续发

展游击小组，扩大游击区，使人民武装的组织形式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开始进入发展的时期。

从独立大队到十五团

1948年11月，在武工队的组织下，信宜在云开村成立“博古”中队，有队员70多人。1949年2月，“叶挺”中队到云开会师。将“博古”“叶挺”两个中队会编为信宜独立大队，代号为“若飞”大队，共有队员200多人。此时，在茂北地区成立了茂名独立大队，代号为“大钊”大队，也开抵信宜云开，三月中旬在云开成立一个团，定名为第十二团，统一领导茂信两个独立大队。活动于云开大山区，继续扩大游击区。

由于十二团的迅速壮大，国民党信宜反动县长陆祖光十分恐惧，纠集县自卫大队、乡兵800多人，分别从四个方向，分兵八路，用所谓“拉网”战术围剿我云开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到处一片白色恐怖。十二团被迫退到信罗边境活动。与罗定十四团协作，在水摆圩伏击战，消灭罗定自卫队清乡扫荡队，又进攻罗镜，摧毁在罗镜圩内驻有敌军一个营。十二团军威大振，农民群众参军参战掀起热潮。“天津”区武装队伍蓬勃发展，信西大队、云开大队和清水大队相继纳入十二团的编制，兵员猛增至700多人。

1949年5月，成立粤桂边纵队第五支队，信宜原来十二团为基础改为五支第十五团，直辖三个主力连和四个大队，共一千多人。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序列。兵员急剧增加，又值粮荒。为解决部队给养，十五团组织一千余人到沙子开田赋仓，取出稻谷400多担。但由于取粮时间过长，消息泄露，被从合水、钱排两地开来的县

警两个中队200多人赶到，我军即予阻击，激战持续近三个小时，然后分批撤离沙子。在战斗中，清水大队长叶其猷、战士张国林不幸中弹牺牲。

这一时期全县区中队人数猛增，在各个地区发动群众参加革命，筹枪筹粮，有力地牵制了敌人的兵力。各区中队经历的大小战斗很多，其中较大的有智取万安、坑口伏击、白坡除恶、白石南牵敌、黄坡岭伏击、大胜乡取粮等。国民党加紧围剿，他们集结队伍到云开“扫荡”扑了个空。十五团主力已转入茶山、洪冠一带，突然包围进攻驻在杨家祠(公益仓)，全歼敌军一个中队，在敌人的后方猛击一拳。十五团随即撤到洪冠锦衣，又与前来增援的扫荡队展开遭遇战，靠着神速的一阵快冲猛杀，干脆利落地歼敌一个中队，俘敌20余人，缴枪30多支、子弹及其他物资一大批。

分兵三路周旋歼敌

锦衣之战后，敌人发觉十五团已转移内进，逼向县城。反动县长一面急电在钱排、渤垌参加“扫荡”的县自卫总队尾追；一面调集怀乡、洪冠、白石等地乡自卫队，保队数百人配合自卫总队堵截。

8月10日，当十五团抵达洪冠、白石交界的茶垌岭顶时敌人一个自卫中队和乡自卫队、保队200多人合围。十五团凭山据守，把敌军一一打退。次日，敌人增援300人再次包围，多次向阵地冲进，均被十五团击退。由于敌强我弱不宜恋战，十五团采取交替掩护，从薄弱处分批撤退，跳出包围圈。为了迷惑敌人，十五团转移到池洞又经里五、深塘、茶山，几天后折回怀乡中垌活动。茶垌岭战斗是十五团建立以来所经历的最激烈最顽



强的一次战斗，打乱了敌人的“围剿”计划，灭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经过锦衣、茶垌战斗后，敌人尝到了十五团的战斗实力。陆祖光急忙调回全部兵力集中对付十五团。而十五团采取“分兵出击，诱敌分散，使其顾此失彼”战略。分兵三路在茶山、洪冠、贵子、北界等地活动，既迷惑敌人，又牵住其鼻子走。三路兵马与各区的武装力量紧密合作，奔走东西，神出鬼没，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武装斗争新高潮。

8月下旬，十五团得到情报，知县中队和乡自卫队会到西区六问南乡“扫荡”，便在龙湾头设伏布网，打得敌人抱头鼠窜，击伤敌方中队长刘昕守等官兵，俘敌10多人，缴枪数十支。西区短枪指导员罗汉和战士曾培棠在抢夺敌人的机枪时，不幸中弹牺牲。十五团乘胜进军，接连攻下石根、大胜两个乡公所。又迅速转战于云开、茶山、楼垌、钱排、平塘等地，攻下一



▲革命烈士罗汉遗孀胡秀娟(现年100岁)是地下通讯员,她家就是信宜县“长春区”革命活动据点。

◀中共信宜县“长春区”革命活动据点旧址。

批乡公所，建立了乡人民政府。

十五团这次三路出击，迷惑敌人，打击敌人，使敌人摸不清动向，完全陷于被动，不仅清剿计划彻底破灭，还连连失败。

里应外合解放信宜

10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部队挺进广东，国民党信宜反动派已成惊弓之鸟，龟缩在信宜县城束手无策，再不敢轻举妄动了。

10月15日，国民党保三师副师长兼保九团团长陈赓桃部1200多人，在我党领导策动下，于吴川梅菪宣布起义。中共高州地委分析面临的形势，认为信宜的人民武装已有雄厚的力量，国民党自卫总队里有共产党员做内线工作，又可调动陈赓桃部的力量解放信宜。于是，命令高州地委委员车振伦率领陈赓桃起义部队从柴口方向进军信宜，命令十五团逼近县城，并布置打入信宜自卫队任副总队长

的共产党员陈达增加紧策动自卫总队起义。10月22日，我军对信宜县城形成包围，并向县城开炮警示，发出通谍。陈达增同志即抓住兵临城下的有利时机，向信宜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麦国煜及各中队长分析战争形势，讲明我军政策，权衡利害，指出前途。麦国煜等人感到大势已去，反抗是徒劳的。便听从陈达增的指挥，率领自卫总队400余人起义。县长陆祖光眼看败局已不可挽回，急急忙忙率警卫连仓皇弃城逃走。

1949年10月22日，十五团和陈赓桃起义部队顺利开入信宜县城，宣布信宜解放，这块土地回到人民手中。信宜人民武装从组建到改编，经历了大小战斗四十余次，歼灭敌人百余名，俘敌六百多名，缴获各类炮四门，轻重机枪二十多挺，长短枪支千余支，各种炮弹弹逾万发，军用物资一大批。人民武装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此建立人民政权，掀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省城求学记

黄天伦

每当看到学子们朝气蓬勃地赶赴求学之路，耄耋之年的我，常常回想起60多年前，那一段难忘的省城求学经历。

1954年7月，我就读化县农校初农班，正准备毕业考试。

毕业试还没开考，学校就接到省农业厅下文：“从应届毕业生中选送品学兼优的学生到省农干校学习，任务15人，7月下旬报到体检，8月1日上课。”

时年化县农校仅一班毕业生，20出头的我光荣入选15人之列。定好人选后，我们立即准备赶赴广州。由于化县没有开广州的客车，只有先派人到湛江赤坎，购买电白水东至广州的水陆联运车票。

7月18日出发。当天早上，我们雇一辆烧木炭作动力的中型货车，班长黎日林率领大家，每人把所有被席衣物打成个大背包，从水尾渡口南岸过渡到北岸，登上货车，将背包当成坐垫。

上午8点左右，准时到达电白水东。在车站等候的老师，给每人发一张车票。办理行李托运后，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就坐。

下午3点，汽笛长鸣，动力船在前，客船在后，一条粗大的钢缆把它们联在一起，动力船前行，客船后面跟。在主航道上我还发现一艘动力船，后面系着几艘货船，像孔雀开屏般。天气闷热，我的铺位在左边，于是我打开了小窗，让江风进来。看到岸边的城镇、村庄、成熟的水稻、树木，岸边撒网的小渔船，一幕一幕的向后消失。

夜幕降临，服务员把晚饭送到每个铺位，几桶清水菜汤摆在人行道上，让人自由饮用。用完晚餐后，饮几口汤水，到洗刷间漱口，用手沾水把脸洗了几下，又回到铺位躺下。清风拂面，华灯已上，岸边光如昼的是城市，星星点点亮点是农村，江上的大光点是大船，星星点点是一般船只，小小摇晃不定的是最小的打渔船……

我在同学小王的鼾声催促下，关上了窗门，酣然入睡去追周公。

汽笛长鸣把我从梦中惊醒，船已靠长堤码头，朝霞投射在江面上闪闪发光，爱群大厦像巨人，站在岸上欢迎我们。

上岸领取自己的行李，登上农业厅迎接我们的货车，坐在各自的背包上，车过了海珠桥后向东转入纺织路东沙直街18号“元帅府”门楼，进门楼后停在南楼小广场，男同学安排南楼三楼，女同学安排在北楼一楼。

省农干校设在“元帅府”内，牌挂

门楼左侧，门楼内设值班室、收发室，中间有两幢三层大楼，北楼是干校办公室、会议室、教师宿舍、女生宿舍；南楼为男生宿舍。东西两面，有两个小广场，西边广场有一列八九间平房，是师生厨房、教师饭堂、储物室、厨工宿舍；东边广场北面有五六间平房，分别是图书、资料室、标本室、化验室、实验室，接着四五间卫生间。门楼对面是马路，外面是一座茅草大厦，搭在珠江河面上，是学生饭堂，能容300多人同时用餐。教室在仲恺农校，两列四幢，八间教室。

通过体检留下的14位化农同学，利用开学前的一个上午，由原班长带头去逛南方大厦。

早餐后出行，过海珠桥、海珠广场，一路向西疾行。我们行走在骑楼的通道上，商店里的店员、掌柜，从我们着装、神态、语言，在背后指指点点，意思是“大乡里”出城。我们只能嗤之以鼻。到了南方大厦，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令人眼花缭乱，但是我们囊中羞涩。我只买了一支“二友”牙膏、一把猪鬃牙刷刷、一条印有“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白毛巾、一个铜面盆。10点半顺原路返回学校。

8月1日，在仲恺农校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吴康副校长主持。

农业厅厅长、干校校长王更生讲话。他说：“我省的土地改革已经结束，农业合作化正在加速推进，一个农业大生产高潮即将到来，但我们的基层农业机构——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尚未开建，目前的农业大学、中专农校在短期内，也不能满足要求，省委省府已经批复省农业厅《关于成立省农干校的报告》。1951年开始各初级农校复办招生，1952年又扩大招生，从现在起，从每年应届毕业生中，选送品学兼优的学生进入农干校农业全科班。从省各地挑选农村优秀的中兽医、初农的畜牧专业优秀学生到省干校畜牧兽医班。今年是干校一期，接着二期、三期。一期学生到各地区的重点县建站，二期、三期……争取用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全部普及区级农业技术推广站。”

随后是教师和学生代表发言，他们纷纷为教好书、学好评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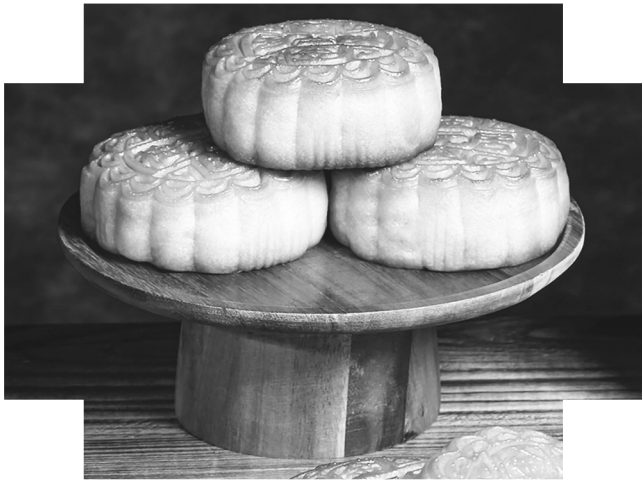
经过5个多月的学习，从课堂、标本与田间实习、解剖与课本，小组讨论、师生之间的交流，我们圆满完成了既定的学习任务。

毕业典礼上，农业厅领导和学校老师讲话，他们说：“今天是课堂学习的结业、实践的开始，战士的出征，期待你们捷报频传，青出于蓝胜于蓝……”

我曾拿钱利诱三位姐姐与我换活，

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将至，又到月饼飘香时，看着大街上酒家、糕点店等门前在摆卖自家制作的品种繁多、包装精美的月饼，让我想起40年前在单位里做月饼的情景。

那是1981年8月，我刚刚毕业走出校门，被分配到茂名石化公司露天矿。上班没多久，就已临近中秋，记得有一天，在车间调度岗位倒班实习时，领导叫我们这周不用下工地倒班了，到饭



堂去帮忙做月饼。当时接到任务觉得是个美差，不用倒班去做月饼，应该还会有月饼吃吧，心里里乐滋滋的。

当年还是计划经济年代，职工食堂为职工做月饼，那是单位给职工应有的福利之一。我们来到食堂，看见食堂师傅用长柄铁锹在大大的锅里翻炒花生、果仁、面粉之类做月饼的原材料，锅里透出的香气，引得我口水直流。当时做月饼的所

陈汝雄

有原材料都全靠自己手工制作，像豆沙、莲蓉、肉馅、果仁、面粉等原材料都是饭堂师傅做好调好味之后，倒进一个大缸里，在大缸里慢慢搅拌揉搓，把各种馅料搅匀揉紧搓实之后，我们便跟着食堂师傅用木制的月饼印，学着先放一层搓好的面皮到月饼印里，再在印里塞满刚刚调制好的馅料，上面再盖上一层月饼面皮，之后用圆木棍制成的擀面杖用力压实压平，再用刀刮掉凸出表面多余的面皮，然后把月饼印反过来，轻轻敲敲，一个印制好的月饼就从月饼印里跳了出来，摆到桌面上。做月饼都是体力活，最辛苦的要数炒制各种原材料，这些都是有经验的老师傅来干，包括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把印出来的月饼放进烘炉里烘制好，得掌握好火候、时间和温度。很快，一炉香喷喷的月饼就出笼了，我们又忙碌着用纸把月饼包装封好，每封4个月饼。

在那个尚处在物质不太丰富的年代，中秋佳节有月饼吃已经是一种令人羡慕的奢侈享受了。当年，我们不但有月饼吃，

单位里每个人还分得好几封，我先把两封月饼寄回给老家的父亲，让家里人也能一起品尝我们的劳动成果，更是让家里人分享国企单位的优越性和自豪感。剩下的月饼则是自己慢慢吃，一次吃一小块，慢慢品尝享受，因为这是自己平生第一次有那么多月饼吃。其实，我们当时做的只有五仁、叉烧、豆沙、莲蓉等品种，却觉得这些散发着特有的浓郁诱人香味的月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饼类食品了。

之后，每年到了中秋佳节之际，月饼飘香之时，单位都会分月饼，我都会把分来的月饼寄回老家给父亲和亲人们一起分享。尽管到了后来物质变得丰富起来了，过中秋吃月饼吃得多，吃得腻了，大家都不愿多吃，不敢多吃了，但每年到了中秋佳节之时，我依然会寄两盒月饼回老家给父亲，从未中断过，一直到2010年父亲过世后为止。这并非单位分的月饼还有多么的好吃，只是千里寄相思，遥寄那份“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情愫，表达了对和游子心中盼望与亲人团聚的相思情结。

“怂样”父亲

吴肖兰

但她们宁愿在太阳底下晒得黑不溜秋，宁愿挑臭烘烘的大粪去淋蕉树，也不肯换。他们都害怕父亲。

父亲的家庭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说话，无人敢反驳；他的吩咐，无人不照做；吃饭时，他大口吃着，而我们却小心咀嚼，生怕行差踏错惹他责骂。有一次，我夹了一块摆在父亲面前的鸡翼，他看见了，抢过筷子往桌上一拍，吓得我们面面相觑。此后，我们再也不敢越界夹菜。饭后，父亲要洗澡，但他自己从来不找衣服，而是开足马力扯着他那抑扬顿挫的腔调：“阿芬、阿肖、阿玲、阿阿……兰，拿我衣服来。”此时，姐姐们都欢呼“好彩老爸不是叫我”，而我倒霉透了，名字总是排最后。我惊慌失措地拿起衣服小跑过去，尊敬地递上，可父亲还是满脸的不满。

待在父亲身边久了，我渐渐懂他的性情，他的凶只是语言上的尖酸刻薄和神情上的骄傲傲慢，却从不打我们。逐渐长大的我不再畏惧父亲，甚至敢跟他斗智斗勇。记得初三那年暑假，家里请了几个亲人帮忙干活，我和父亲在厨房忙活。因为一点争执，我顶撞了父亲几句，他的暴躁气马上来了，对我大声呵斥。想到自己在亲戚面前尊严尽丧，我哭着说：“我不干了。”这是我第一次忤逆父亲，我生怕他打我，连忙跑回房间，塞好门栓，关好窗，然后捂着被子哭个不停淋漓尽致。哭累了，心情舒畅了，肚子也饿得咕咕叫了。父亲几次来到我房间的窗前，劝我吃饭。想到自己做事尽心尽力，却总挨骂，我斗气说：“我不吃，饿死算了。”到了晚上，父亲又来敲我的窗：“兰，起来吃饭，别起衣服小跑过去，尊敬地递上，这是我第一次听见父亲这么温柔细

语的说话，想不到骄傲的父亲也有怂的一面。我的委屈瞬间被融化，饥肠辘辘的我放弃最后的倔强，吃饭去了。

再次见到父亲的怂是在1997年。那年，我被分配到离家成百公里的山区教书，父亲陪我去报到。一路上他沉默不语，到了镇教办那儿却变得话多。他堆着笑脸给腰，一会儿聊起某人套近乎，一会儿乞求领导给我安排间好学校……看着父亲阿谀奉承、极力讨好身影，我泪目了。我的父亲是一个多么骄傲的人啊！此刻为了我的工作，却是这么的“怂”。

写到这里，眼睛濡湿了，我赶紧仰起头不让眼泪掉下来。我呆呆地看着天：住在天上的父亲您还好吗？天上的云彩那么多，哪一朵才是您？是那团翻滚奔腾、阴沉沉的黑云吗？不，应该是笑意盈盈、像棉花般柔软的那朵白云才是我心心念念的您吧！